

南江文鈔

南江文鈔卷七

餘姚 邵晉涵 二雲

衛太史文稿序

代

文章無今古必具有真性情而其文始傳寬易者其音和沈摯者其辭峻亮拔者其格超肫篤者其指厚文成而性情著焉若夫飾麗藻爲美觀鉤棘艱阻矜爲古製均之爲僞體而已矣吾友衛蘭亭先生以雅才碩學著作承明之廬當世高其文望其行卷先爲四方所傳誦後進之士爭奉爲楷模亦知其文章之有原本乎先生少有異才承其尊甫易菴先生之教偕仲弟玉亭季弟

竹崖讀書譚藝備師友於家庭互相砥礪式古訓而不
逐時趨蓋本淵源授受之傳與夫十餘年之沈潛載籍
博稽遐討而得之者合以肫誠懇至之性情固宜其文
之充積光華而及於古也先生與余爲同年生因得盡
交其昆季後先入詞館文酒過從驩然者靡閒羣從中
雍雍如也已卯秋並分校京闈先生爲余論文甚悉其
言曰今文之不如古者以性情之不古若也吾少聞庭
訓而知每題各有其性情焉非察之微而研之密則不
能得其性情非游乎仁義之途通乎詩書之訓則先無
以養我之性情又惡能得題之性情哉余聞而臆之每

歎先生績學敦行宜扶輪大雅長爲斯文之標準乃浮
湛仕籍不永其年余所爲撫遺編而泣然也今年夏玉
亭將刻先生文稿屬余爲序余讀之如覩先生之性情
焉不獨逝川之感宿草之悲也然以先生性情之眞流
著於翰墨卽非若余之深交者讀其文當亦如見先生
矣嗟乎文章升降之故安得起先生於九京而論其流
別哉

劉餘齋先生六十壽序

儒者誦經學禮比中而行之非徒以美七尺之軀也事
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知識有益於理者爲之遇無豐嗇
所益必溥故儒之效大俗之媮也悻利從欲旭旭然不
知所之謹曰效不必儒儒不必效使苟如俗儒之勞力
勞知辯說譬喻齊給便利而不當民務不法先正不順
禮義則謂之無效也亦宜徒維遏茂之冬晉涵來京師
獲交劉君端臨愛其人淵通而靜遠撻戶治經造次見
儒者矩矱既詗爲前明儒者貞修先生之後迺知淵源
有自貞修以學行著聲東林書院未竟厥施者也逾年

端臨以世父餘齋先生六十壽辰屬晉涵爲屏風題辭
因得悉其家世益其歎貞修能貽儒業其垂效固以遠
矣餘齋先生爲貞修來孫通經術教授四方多所成就
交遊必要以大義能面折人過決事勢是非成敗鑿鑿
無所梗避事後多驗蓋剛直誠愷其世教然也久困鄉
校中不得見設施作而曰任卹之誼姬公之程典獨不
爲放而行乎爰偕縣中同志王君耕伯創舉善會集縣
中殷賑而慕義者風曉以洽比之悒旣皆悅服羸者輸
緡積困者出粟籍其數旬稽歲月消息以時窮民之嗟
者札者災者以量而給俾無失所不加盈焉耳目所及

靡弗徧也冬爲糜鬻於路就食者扶負相屬日幾千人
先生曰茲尚未足以徧及令會計城鄉其有固窮不干
人發居不踰閩與夫顛蹶不出門戶者往餽之粟不嗟
其來窮民以蘇行之既久施者感誠受者忘德先生以
諸生祭酒年踰五十始領鄉薦而效之見於一鄉者如
此晉涵嘗謂周官之法行則天下鮮無告之窮民執經
而膠澁者不順戾經而更張者不當爲之不力行之不
誠皆足以敗法其究也以儒爲詬厲先生承貞修之家
學令通經訓試於一鄉遂爲通經致用所見端然則貞
修雖未竟厥施而傳於家者久而不墜先生又能承先

德而用之一鄉推而行之是所謂儒效也是卽盡善而
浹洽也是卽物莫能傾之謂固也善斯祥固斯久先生
之康強逢吉豈不有其明效哉晉涵昧經術愧不足陳
辭於有道之前願聞先生晚好易嘗取朱子本義原本
及東萊呂氏音訓繡版以授學者盈虛損益之理講習
有素矣晉涵將因端臨以求知其說焉先生其許我乎

吳學山先生七十壽序

代

戊戌之春某等與吳君衣園同舉南省試因得從過庭以謁見學山先生先生以名德重中外者垂四十年比某等得見則容貌纔如五十餘人接通家後進粹然藹然和翼以寬博顧其儀象之肅駿如昔人所稱高山深林披雲見霽者望而知爲碩德也古者齊年之誼昉於漢三輔錄有並舉爲兄弟之詞同年而致敬於所親則魏之王沈晉之張載咸流芳譽而唐人所稱誦皆其後者某等旣得與衣園爲兄弟之好今年九月適遇先生七旬介壽之辰相率謀所以祝嘏然世俗頌禱之詞非

先生所樂聞願以述舊悰伸懷懔兼請業請益之思進於長者之前其可乎先生少承家學所交遊多瓌儒宿望條貫史事輔以經義期見諸實用以高才試上選入薇垣直

西苑扈

蹕塞垣諳習政務省治文書從機浹要若燧皎而鏗廉諸老宿動色相敬晰夕奉公未嘗言勞勤倚鞍和詩進御稱

上旨翔藻翊猷霏華絜度必中繩而準臬僉謂麟臺之畀倚方重矣先生乃早自告歸生平遊屐所經自少歷

八閩登武夷過浙水窮巖灘之勝青溪建業爲故土渡
大江者再中歲渡滹沱下鄴臺指太行以南觀涓汴交
流處又竝海度無終登碣石東望登萊山川之雄勝並
與襟懷相映發然則闕天下義理之多宜無如先生聞
之滑疑之耀於于蓋眾非所以定材溝壑之識矇昧不
宣非所以喻遠古之人如南陽鄴下安陽涑水乘時建
勛名爛然照鐘石之業鄉非度其扶躔幹力足以應數
而當億歷京回兆折之不廢卒以自伸其夙志以表見
於天下者固未嘗少動其衷也夫消息機也乘除易也
爍隱光也故曰道沖而不用天下知無用之爲用斯貴

矣先生固不欲以道術鳴而自託於詩人者也閉門索
句神明於前賢之法而得其不傳之緒風晨月夕陶陶
達曙譚藝無倦容撰著日富不輕出示人先生又不欲
以詩人自見也葆其光砧其德淵其內融其外出餘力
以篤交遊惠姻黨翼後起泯迹而不自言同漠而集虛
其斯以爲堅彊貞固期頤之驗乎其斯以爲燕貽式穀
光啟以昌熾騰聲接迹於星階者乎其斯以爲兆慶凝
祐矜莊偕老承

天庥而疊膺華紱者乎抑又聞學以引其年先生性耽
書至今卷不釋手燒燭檢書能辨細字斯又引年多社

之徵某等所願爲執匣而請業也

吳學山先生七十壽序

代

乾隆辛丑秋九月下浣爲吳學山先生七十壽辰四方
賢士大夫相率爲詩歌介饌上壽某等夙奉先生之教
與仲君衣園爲婚姻兄弟之好情之親當知之切有不
能已於言者古者壽必相親宋元人文集所存壽序多
姻婭間稱釐導飲之作蓋必其平日過從者密有以得
其平生之懔行事之詳觸緒伸詞或述舊以相慰勞或
誦德以徵遠近摭文覈實以致其纏緜而非如世俗所
謂貞強綏祐工於獻酬而已也先生本上元望族自尊
甫孟選先生以名士遊京師文章行誼爲輦下所推重

先生開敏偉卓出語驚其長老識者謂孟遷先生之潛德弗耀所以光其門閭而啟其後人者固已有在而先生守家庭之傳研求文史不屑屑進取中之所得粹如也戊午領鄉薦壬戌

廷試高等入薇省當是時

聖天子御宇將及十年勤求至理紹往古絕業殷然以美風俗飭吏治惠蒸黎爲務絲綸之地多老成宿望相與講求治法導揚

德化凡四方利弊所屬沿革所宜時風時勢所變移水旱刑訟所調劑事皆集於內閣先生起新進明習掌故

頓五指而數之若振裘挈領遇有疑難莫能決者迎機立斷鄂文毅公張文和公陳文勤公悉倚若左右手而尤爲溧陽史文靖公所知嘗歎息謂先生之才可以經世使當方面節鉞之任必有成績而所設施未足以竟也先生性坦白遇人不爲翁翁熱能面折人過持故事數爭衆議久之人服其誠旣成進士當事以閣務畱之陞侍讀倚畀甚重而先生遽以疾告歸先生之雅量遠識非人所易測也異時都下文酒之會塞侍郎曉亭李徵君廌青馬倉使卮圍爲職志先生早歲卽與定交研聲律老而所好愈篤所詣亦益精春秋佳日登高賦詩

以娛樂忘其老嘗論前世名人如畱城新野皆有會於
道冲體虛之怡善韜其用或有以自見或不欲自見各
有定識先生不以勛名著而以文學傳先生固有以自
擇哉衣園昆季並善奉訓課質有其文蒸蒸日起而衣
園方以殊才蜚聲翰苑稱壽之日鴻案相莊諸孫茁秀
先生之流慶者長矣行見

聖朝修憲致乞言之典必將於碩德宿彥考文而徵獻
所謂諮於故實必視典型安車駟馬如桓榮張黼故事
又不可預期之哉

洪篠洲先生六十雙壽序

世或以歙縣三洪比諸宋鄱陽三洪以我友素人及其仲季相繼以召試高等入薇省與景伯景嚴景盧並以詞科起家先後有同揆也晉涵與素人爲齊年生因得盡交其仲季又從姚姬川郎中見其題篠洲先生課經圖知先生之訓迪三子者甚嚴其期待者甚遠而素人昆季復善承意旨悁悁翼翼勸學修身務著其儒效然則本庭訓以推見端末樹志閎遠之業豈必援前人之迹以相擬哉歲壬寅二月先生行年六十年家子之在京師者謀舉近世所爲生日獻壽之儀屬晉涵爲序晉

涵亟欲請業於先生未得聞茲願因同人之請而進其說焉先生博觀六藝九流之書尤用意於玉篇廣韻集韻凡形聲轉注之離合反語等韻之侈斂緩急胥能辨其微而通其變學廣以演文日有名而屢絀於鄉試迺早棄舉子業悉以所學資爲詩詩日益工貧亦益甚先生先世治醴業門庭素饒裕厥考朝議公廉知先生守約無私儲畀以藏金萬餘俾自爲計先生拜而泣辭引禮經大功同財之義推家事與諸昆弟清修作苦不自言勞勩羣從旣盡失所貲雍雍無間言其貧也不以詩然讀其詩知其孝友之性夫詒訓者讀書之本也孝友

者立身之本也先生長於六書之學稽謨理解則六藝
九流之書條屬而相貫矣愛敬其親以及於同氣不私
貨財則接物審情之道靡不達矣先生雖浮湛閭里不
自求表見乎而本固條蔚教成於家用見於世伯子官
刑曹以經術決疑惠中而毅外士大夫重其行焉典試
湖南督學湖北抑浮僞別莠良荆楚之士服其教焉仲
子邃學早世厯存遺書好古者求其學焉季子開敏靜
懋力學自砥勵士大夫又相與稱其才焉瓌其器焉三
洪子各有樹立先生之教也世嘗謂躬行難躬行而及
人尤難先生束修自好見人啞啞自謙下不言而躬行

光啟令子其用之見於世者已若此非培其本者深且厚哉晉涵故樂誦之以爲天下之躬行者勸素人又語晉涵曰吾母吳恭人嫻禮法重親致歡持家儉整有同志親授諸子毛詩論語孝經比入塾以文藝高下爲喜怒屏去紛華子旣服官遠道貽詩戒以恭謙自立讀之則合於古列女稱詩之訓此以見先生型家之化而素人昆季之兼得慈教能相與以相成也晉涵嘗校盤洲集見其多述忠宣家訓而取較鄱陽諸子行事猶若有未逮是則作室勤垣墉梓材務丹牖明發無忝在前哲尚有難言者乎而況有進於此者乎素人昆季繼自今

孜孜無怠增沃其本交修其行闡揚庭訓見儒者之效
爲

盛世羽儀所以養先生之志頤精安神賦申錫而歌難
老者其不在此歟晉涵柔闇廢學賴素人切磋以自勉
異時得登堂問起居隨先生杖履願捧手受教焉先生
其見許乎

錢拙叟先生八十壽序

雲南錢君南園視學湖南閱三年當受代

天子知君善於其職復畱三年湖南之人服習君之教相勗勉以悖行學古既迺知明歲著雍涖灘二月爲封公拙叟先生八十壽辰羣欲以夙昔服習於君者進而稱祝於先生君素奉先生庭訓嚴於律已峻卻之惟是都中故舊偕南園舉南省試者久習於南園因得備聞先生之教情不能已於言也爰倣近時所爲屏幃者而屬晉涵爲之序晉涵竊以爲先生志悖古處近時祝嘏頌禱之詞非先生所樂聞也先生好舉家世舊聞以訓

迪後進講述其緒言可乎錢氏自明初居滇累世以詩書之業有聲庠序閒康熙十三年三葉煽變起自滇中越八年始克寧謐先生之祖贈公以避兵遷徙失其故業資志而歿時先生之考生九年矣祖母茹苦持節躬毓育之脫身鋒鏑之場寄迹於荆棘蓬蒿之地然卒以無恙滇人至今稱之貞孝之後若默有呵護云先生早歲食貧以營甘旨棄儒業恪守先訓束躬修以約而待人接物以寬見者樂其和易然能面折人過聲如洪鐘事已輒忘與人交有終始嚴義利之辨以非分干凜然不可犯久而行乎鄉黨有爲不義者唯恐先生知配李

淑人有同志舉丈夫子四人嚴於訓課有小過輒予榎楚或長跽中夜令之起然後起先生之教南園也每舉古人行事得失命之曰當爲此不當爲彼志氣激昂若親見古人於几案閒而身與其事若恨不得見古人而親剖其是非而淑人從旁亦爲之感歎咨嗟反復申譬雖家人語悉與經傳之旨相符合南園官京師家書往復恆於斯兢兢焉後世機巧之習中於人心委蛇從俗則援古人不得已之事以自文見義不能爲反訾警古人難能可貴之事爲不足爲其始翻成說以自便其私圖旣而邪說流行轉足蠱惑後生之聞見夫義利之辨

出於人心所同然舍人心所同然而側足岐路營求利
達奚爲乎平時議論是非尚不能持定識又安望其臨
事能制義乎君子非利達之爲難而無令名之難非無
令名之難而長保其令名之爲難聞先生視聽康強迭
膺

封誥爲當世羽儀猶致謹於言行修門內之政化及里
閭是則南園奉先生之教圖所以養志怡神引年而益
壽者其必有以處此矣先生聞之或可憚然晉春酒之
一觴也

孟明章封翁六十壽序

施宿會稽志整齊掌故詳瞻有法里人陸宰等以好古博聞分司編纂張湊會稽續志則里中高國佐等實襄其事二書流傳久遠爲後來方志之弁冕豈知蒼萃前聞訂譌補佚固由於吾鄉之多耆舊哉舊志稱越州土厚風醇惇行篤學潛修自好者代有其人豈不信哉以余所知若明章封翁洵其人已翁承累世詩書之澤篤志嗜學於經學之源流史事之條貫胥能滙其統宗與人言則古稱先必有依据具經世之才而善藏其用偶試於事輒有裨於人余未及親挹其丰儀然私心向慕

久之翁之叔子封爲余姪倩與余相見於京師因得聞翁之行誼甚詳自其少時卽束躬於矩矱長而名譽益光其稱孝也如伯饒其稱弟也如君實其家範之修也如中眷之裴其族誼之敦也如滎陽之鄭其薰德於井社而相勗以懋良也則如高密通德之鄉蓋舉經史之嫩言懿行而克允蹈之又豈獨以閱覽廣涉見重於人哉余所過四方都會之區多矣大致風氣樸遯者每多聚族而居且能保世而滋大其習尚紛華者不踰時而遷徙無定居吾鄉山抱海負相尚以誠厚相勉以孝睦安居長世累葉通婚姻情誼彌摯耆舊之彥爲鄉黨典

型多純固而曼壽有迭舉可徵者翁以碩德矜式於一鄉其植基也堅其裕謀也遠其頤年也久而長今冢嗣出仕嶺南官聲日起仲季並克自樹立儲爲偉器翁行年六十視聽康強從茲演算期頤承

天貺賁

鸞書延茂祉於孫曾俱可於翁之樹德預信其符兆者也余近聞家鄉方續修府志廣徵文獻翁廣見洽聞理前哲之緒言述先進之遺範出其緒論胥堪爲志乘所取資異日書成追美於施張之舊志後先輝映藝苑傳爲美談豈非翁所樂得而從事者乎謹因親串之壽日

奉觴質言之以代樂筵之致語焉

陸星如五十雙壽序

酈道元遊吾鄉山水獨於蘭風巖壑三致意焉余少時
省外舅於蘭風流連甥館因得徧挹其巖壑之秀雨翠
橫峰晴嵐遠水至今猶縈胸臆間也陸君星如於余外
舅爲至戚而與余爲姻兄弟其尊甫紹雲先生舊與先
君子同學又申以世好故自少與余相得靡間余少喜
劇談同人聚處輒上下其議論君凝重詞不輕發及從
容文譙談言微中一座爲之意移至於商榷文義務得
古人不傳之意細析毫芒歸於精審余未嘗不爲之心
折也紹雲先生承累世之清芬敦詩說禮被服依於儒

者君習聞過庭之傳故善於論文如此古之衡量人才者不以文以行不在聲名之焜耀而在內行之克敦君持躬樸素不欲以文采炫世而孜孜於崇本悖厚之圖孝友嫻睦遠邇無閒言與人交有終始敕躬忠信見者感其誠是則君之制行在漢爲王彥方在唐爲元德秀余向之心折於君者尚爲知君未盡也余出遊四方所過通都大邑舟車輻湊之區其風俗趨於浮華者其交友亦尠眞實之意若夫山水所巢靈秀所鍾谷遠而勢隩疏泉灌畦傍崖結屋修竹疎籬與桑麻相掩映服先疇而食舊德百年以來不改高曾之規矩其人多眞摯

懇篤初遇不見其可親久而愈可愛慕樹其德者既堅保其業者彌久斯非其得天獨厚哉余少時獲隨紹雲先生杖履親見其締新堂構以克儉克勤爲傳家之範而君能恪守遺訓耕讀相兼入則備天倫之樂出則有朋友之驩獨惜余出遊日久未得與君聯疇昔之遊蹤也今年夏爲君與夫人五旬偕慶之期親串屬余一言爲壽余謂君之型家與夫內助之襄以淑德者早孚於戚黨至於燕翼詒謀子若孫並英英露爽儲爲偉器迭進

崇封皆由君植德所自致余特述少時燕洽以抒懷舊

之思聞君筋力日強好遊名山搜奇訪異必有前人所未經者能爲圖見寄俾得如宗少文之臥遊乎

吳自翁先生六旬雙壽序

原夫樅岫垂麻雙翠引鸞絲之吉芝岡襲瑞三腴分珠
斗之輝紹丹黻以傳芳受紫環而擅秀德和旣紱壽愷
斯彰而沉溯長慶之榮波居鄰長水導延嘉之福地系
本延陵景聲則坊號親賢縣澤則里名錫祉宜調柏醴
式介芸籤恭惟自翁先生器稟全璋學傳五壁緬裕咸
之佑啟肅端緒而攸承履聽星垣握鉉重柏臺之望衣
霑薇露憩棠畱梅嶺之思宣懋績以蘭滋著循聲爲燕
翼東寧列從並擷瓏玲中眷首瞻尤推騶裏迺羅珍於
蓺海遂擢穎於書林緯思運碧海之鯨擄藻吐瑤階之

鳳文鱗依藻雅歌惟季重擅場彩霓橫梁行卷以子華
展帙斂霞騫之健翼未引扶搖敷雨化之良材胥成杞
梓爰息關於角勝試理楫於遊蹤追觴詠之高風結山
川之遐慕渚分內史綠楊溪畔之煙舫接集賢紅杏江
南之雨霏英送月自適清襟琢楮需辰那論家計時則
董太宜人以江都之女士奉州來之淑儀綜內政於綾
筐佐中修於藤塾琴理徽而明儉穆絲引緒而見悠長
洵甫里之嘉聲稱南州之高致文鴛繞膝玉樹環堦當
屬對於鯉庭爲授鄴侯祕籍及畱光於韋幔更貽宅相
傳書遠承累葉之淵源先覩長君之騫舉玉堂授簡錦

舒繡緝之才粉署凝香燕寢鸞臺之望子季則佇聯鵲
起諸孫則早茂桐華固宜

花話崇封

絲綸賁錫昭鄉邦之惇德稱俯仰之完人矣某等夙耿
珠輝幸依荃譜祝岡陵於曼壽隨拜舞於齊年金鵠投
六琯之歡玉案展齊眉之敬酬因積善演康吉於箕疇
紀轉長齡嶮休光於角宿近接東華佳氣慶溢春臺遙
瞻西浙祥氛籌添海屋

寧河黃今君壽序

代

兩漢傳循吏多舉一端以槩生平而實惠餘愛之見諸謳歌者古直摯肫讀之有流連之慕後世不習其事而仿其文薈眾善以成一善牽引排比其事則傳會其語則雷同觚簡爛然而實政之及民者蓋尠

聖朝化治純熙綜核名實將蒸吏治於三代之風而寧河尹黃君治績尤爲三輔之最君以滇南望族世守詩書以傳政績先世由邵武孝廉提舉五雲因宦成業卜居雲龍厥後名德相承有若觀察公釐政粵東監軍公宣猷巴蜀咸著偉略君卽監軍公之七世孫也以名進

士出宰畿右啟遠謨而揚嘉惠芳聲之著有自來矣自古稱三輔爲難治舟車之所集也風雨之所會也五方聚處聲氣之所岐也北平稟崕峒戴斗之氣性剛而土瘠尤恃撫字恭遇

國家舉行盛典每歲

東巡閭里歡呼望千騎萬乘而踴躍守土之吏咸修職事效前驅而大府亦屢檄守令詣保陽行臺躬受約束問民疾苦又分遣左右轄及監司牧倅循行秀邑相視河隄勸課農桑計民樂利歲常四五至而君獨能勤勞奉職處之裕如視邑中利病所急次第舉行之橋梁必

治義渡必復道路必脩胥出於清俸庚寅辛卯閒水潦
爲患尤如意軫恤不遺餘力余頻年遊遼西與君善數
奉教於君竊歎爲政之寬而不弛嚴而有體爲不可及
也前史稱循吏者曰居位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君莅
寧河五年而政成恥自表襮不求人知今以例入爲主
政行見內擢矣於是寧河之士大夫及耆老進而言曰
自公之至也里無追呼巷無枹驚而井里日以和弦歌
日以起往來之供億未嘗絲毫及於民清操絕俗而不
爲矯激以立譽民被其澤如露霽之渥土而漸滋如冬
曝之向暖祛寒而人不覺是公之大有造於吾寧也公

能畱爲吾寧長保其安豐公今內擢猶將賴公之餘蔭
而或覆護煥咻之其敢忘公之德澤今者適遇公五十
懸弧之辰謹卽以去思之誠爲祝嘏之舉當亦許其躋
堂而奉觴也然則良吏之懋績著於此矣進而爲盛世
之羽儀集慶流芳正未有艾而寧河之政見於謳吟者
固已信而有徵是宜撫實書之以爲華筵之祝侑

朱明懷封翁八十壽序

吾鄉舊族世通姻好衣冠詩書之澤縣諸奕葉者每互相砥礪而耆舊之矩行規言恆足爲後進所師法明懷封翁晉涵所事爲父執者也自髫髻得隨杖履卽荷獎借盛有所期待翁旋移居武林晉涵過會垣輒登堂敬問起居所以訓迪而翊進之者無不至數爲述先世交遊與夫曩哲之懿嫩誠有味乎其言之也翁行年八十姻好相與舉近世所爲捧觴上壽之儀晉涵以遠在京師不獲與其列顧念久從翁游又與令子曉溪爲昆弟交習知言行實有可爲後進師法者請隨樂筵之致語

而質言之翁承累世簪纓之緒性開敏識趣過人以孝
慤爲厥考所鍾愛旣以禮重大宗出爲世父後翁善承
意旨孝養不啻所生兼能重親致歡如漢人之稱曹景
完者繼祖妣耄年邁危疾三載弗瘳翁訪求上醫採藥
餌跋涉數千里窮山絕壑不辭勞瘁進藥必躬嘗視其
後衣不解帶者數月始終盡禮事伯兄洽愛如童稚雖
析纓如同居連舉兩世大事所費億計獨任之不以推
諉也兄拙於治生有宿逋爲人所訟翁典質田產以償
訟者乃解鄉黨稱翁之孝友遠近無閒言翁好施予戚
黨有禱貸者必多方以應之久而不歸亦不復言某甲

與翁舊識私取翁田券質白鏹後事覺甲內愧不敢自
比於人翁慰之曰細事耳卽代償之過甲如初鄰人或
誘翁以金請代權子毋翁弄諧篋衍歲餘倍息以償語
家人曰吾憫其孤廢重違其意也故人子貧不克娶則
爲之授室里巷有義舉必以身先之此就晉涵所知者
略陳其槩已堪登獨行之書矣晉涵嘗與曉溪同客壽
春皖江文酒流連曉溪時有倚閭之慕晉涵謂翁之精
神純固盛德延年必有迭致其康強逢吉者至今而晉
涵之言益驗翁晚年喜習靜好觀西竺之書往者韓湘
巖觀察爲詩贈翁以龐居士相擬晉涵以爲此特翁之

寄興耳翁先世有濟齋先生以任邱聞於天下而翁克繼之惇本於孝推行以誠則夫融長縣久以懋致蕃社豈不信而有徵哉曉溪計偕公車推重輦轂與晉涵往復靡閒長孫依崑曩嘗許爲及門之秀今已焯著文譽儲觀國光晉涵之締交也深故言之不嫌於質至於式迓

鴻庥疊膺

紫誥用啟裕於雲仍在同里才彥當備著於瓊麗之詞願以異日徧觀而樂誦焉

馬觀察壽序

代

景霍汾潞之區延高以納九州之靈潤交滙鬱蟠鍾生
奇杰乘時利見猷績著當世利澤徧生民卽未盡所設
施而修政於家其模範亦足以型俗而翊化若觀察馬
春榆先生殆其人歟先生具靜邃淵遠之識抒以開爽
馭事鎮定不爲浮議所移叩以疑難一言而決性慈愷
議論依於忠信見者服其誠自其鼓篋肄雅鄉先生固
以遠大期之矣起家郎署與今中丞烏程閔公共事祥
恤明聽務得其平時則舒文襄公秦文恭公方爲大司
寇交倚重之薦剡上陳試以繁劇出守四川之龍安因

其土俗董正調護民氣大和攝松潘道事安輯九姓土
司叢箐復隕之閒如被溫續焉如依養日焉

特擢陝西驛鹽道值金川用師先後大軍進發檄書一
日三四至中丞鎮洋畢公察僚采之堪膺重任者無如
先生奏署按察司專理郵政先生釐飭規條事必豫儲
倥傯所集應手裕如孔道往來宣布

聖朝德意師從枕席上過閭里晏然不知有徵調之煩
而又以其日餘閒修隄法定秋讞政澄令和沛秦川之
甘雨蓋先生律已素嚴不受絲毫供億待屬官以冲粹
俾各效其能而練達之才足以決大疑濟大役從容調

劑不見其有張設也余嘗遊秦中一載有餘時先生去
陝西已數年矣秦中父老每頌德不置且庶幾其復來
畏壘之思久而不能忘云癸卯秋余奉

命典試山右覽三晉之山川留連於陶唐氏之遺俗因
以考卜子夏之故居以及唐書世系表所載中眷之裴
河東之柳與夫宋文潞國司馬溫國之故宅慨然想見
前賢芳躋輝映古今誠得使先生當旬宣填撫之任煦
仁揚德其嘉惠於黔黎者當未有涯涘今雖未竟所欲
爲而矢猷建績視前賢寧多讓哉先生自賦遂初家居
十餘年修門內之政德配韓夫人以恭淑儉恪之德相

輔以有成課諸子經藝令其言動台榭燹而智識不域
於凡近一以詩禮爲師遊其庭則雖雖翼翼秩然熙然
如見裴中立與柳仲郢之家訓也如遇潞公而守進退
起立之銘也如稟承溫公之書儀而奉以周旋也然則
三晉前賢之盛事於今迺得覩之矣先生仲子爲余秋
試所得士數爲余述過庭之訓比來京邸得昕夕奉教
於先生驩然靡閒聞今歲嘉平爲先生偕夫人六十偕
慶之辰因舉夙昔所知者質言之以致遠道之繾綣先
生長嗣以循卓著聲漢南仲子方謁選人三子以新孝
廉佇捷禮闈四子騰蹕文譽餘俱英英露爽集慶方長

知京師之能文章者必有瓌章麗藻焜煥於華筵請以
余所言者先爲樂詞之致語其可乎是爲序

紀曉嵐先生七十壽序

代

自六藝演而爲九流，滙爲四部，淪源遠而醞派日殊。惟聖朝純耀鏡榮，惇洽雅治，用能包浩納涓，集成今古。昭道藝之大全，我師河閒先生應名世之選。觀會統綜，揚昌休於明備；海內之士識與不識，皆曰先生今之劉向、揚雄也。某等自甲辰歲遊於先生之門，親承訓誨，鑽仰所及，竊以爲有識所推崇，尚有未盡者。願因請業之餘而進言之。先生生於獻王，修明禮樂之區；毛博士韓太傅之故里，洪河鉅渤，磅礴鬱積之氣，毓秀而鍾英。世暢儒風，代擅著作。花王閭詩集，唐韻考，玉臺新咏，考異諸

書傳習藝林其蘊蓄之厚端緒之遠授受之精濡染之博固已迥出於尋常倍蓰矣資稟邁人擅安世之默識而勤學過於士安十行俱下手未嘗釋書少遊京師爲諸老所折服虛心自抑兼採衆長名物象數之散殊史乘方志之年經月緯聲音文字與夫瑣言雜藝之引派分支莫不粲然如釐諸掌秩然如積錢而受串充著光華日融春麗要歸於神明矩矱自運旋機懷秀翼新倍見其昌閎美盛舉凡豐才碩學之彥罕有儷之者早入承明潤彰黼黻卽邀

九重之殊賞星軺所至原本山川容羅其奇傑經進文

字屢荷

大聖人之指示申繹敷闡得以推拓學識條協羣言颺贊

盛譽追媿於向雄之偉業豈偶然哉某等嘗卽班志阮錄與夫鄭馬之著錄考之而歎學術之分鶩所由來有漸矣說經者苦其碎義逃難不免於淆析鉤鈇繼且繫空憑臆轉爲曼衍支離變而加厲史才代降雜以攔語卮言好異翻新遂多苛論詩文則互爭宗尚辛甘丹素各據一偏斷斷焉而不能自釋是其紛呶參差迭起迭伏而未有已者何哉始則蔽於己私究則角立門戶而

已今觀先生之論著而知經訓遞推務宣聖緒原其樹
義所發端而祛其末流之弊漢學宋儒本末兼該指歸
則一而不容以歧視也史以徵實聞見異辭堪資互證
是非所在因事考言而無取乎幽險之泛引谿刻之尋
求也子家則分委疏端皆可發明道術集部則兼收併
儲惟在言之有物而切戒其競於黨護以及僻固淺陋
者之大言術以自文也持以和平折衷至當所謂論定
千秋而不爲一時計者乎夫子政司籍子雲覃思烈炳
後人並見述於班掾至宋人而有楊劉優劣之論然其
全質發文聲施無異今先生以淳德誠忱懋承

眷注長柏府領容臺昌言入告溥

惠澤於蒸黎俾海內見大儒之效方式駿且長是則遭
逢之盛復非楊劉所能幾及而德業之篤厚亦大勝於
楊劉集祜延嘉之慶斯門下士所樂得而頌揚者也今
年六月值先生七十介壽之辰遂書之以代樂筵之致
語焉

胡希呂先生壽序

代

自古延熙篤祐之世必有平格之臣以蔽黼闕休光顯於奕禩粵若唐虞光被時雍時則有若臯夔成周丕冒顯耀時則有若望散而論衡曰壽若召公蓋其年百有八十云今

聖朝覃禧純祉返仁壽之嘉輝申錫福宇於是贊襄洪業皆以黃髮昌齡養斯世以恬和之慶若錢塘胡先生洵克膺其任者矣先生自少時奉贈公銘軒先生庭訓篤志根柢之學揚藻騰華爲時推重旣而簪筆薇省殿

對

大廷當世固以杜君卿韓稚圭相期望矣然沖懷謙抑不能以所長炫人閉門卻掃被服如寒素探討六藝之文沈酣引牖窺見古人問學之本原所養日遠蓋自西湖吟社諸老相尚以推闡經義辨章史籍旁及於說部之離合詩文之正變靡不條貫迺以數十年潛索之功爲之集其成焉且自東壁舒祥文明大備四方綴學之士相勗勉以通經學古而先生荷承

奉
眷昇春闈分校者二秋闈典試者三會試爲總裁者二

命視學政者二所至皆山左江右江漢會合之區首善

之地文教夙昌而冰衡朗鑒胥拔其尤而引翼以日進
南省握銓其釐正文體更爲天下所引領又以其間典
武會試闈中正榜試卷選拔貢卷兩充

殿試讀卷官悉心研覈前後俱稱得人於以廣雲漢作
人之

雅化菁莪棧樸懷秀翼新儲植植幹由迪知允蹈以追
蹤於載采日宣之偉績不僅如唐元和之有陸宣公宋
嘉祐之有歐陽公煥燿一時之文藝而已也況夫宣公
之掌制誥歐陽公之內外制集祇就其時行事推演成
辭所爲鋪張揚厲者豈真有盛烈瓌功昭垂於典冊哉

今以名世閒出之人遭遇

昌期雍容載筆自講讀洊掌春坊司記註值

講筵領瀛洲之華要進長儲端佐司邦計參贊絲綸以
文字上結

聖主之知敬歷省閣俱見實效曩時編纂之書若方略
三通一統志皆勒爲鉅典四部之書則總其校閱膺鶴
籙之選入侍輔導居

賜園者幾二十年尤以名德見重是則昔人所謂徧歷
清資升華臺府聚精揚紀奎宿分符者要未能遭逢若
此其盛也蘭陵有言恭則壽淮南書云持恆永固吾先

生恬澹之懷秉常之德其居官翰林也一如爲諸生時
其進躋卿貳也一如居翰林時守之以恭行之以恆則
其康強曼壽固本其素裕者有以致之而非如世俗所
稱難老之嘉徵也今年某月爲七十覽揆之辰某等謹
以從遊所及窺測者質言之以代樂筵之致語至於九
齡丰度彥國精神所以仰承

天貺者方且大書特書而未有已異日弟子扶輿花閒
撰杖歌咏人瑞於昇平豈非盛事哉

鴻臚寺卿劉先生壽序

代

端蒙作鄂之秋松年應廣東鄉試始受知於諸城先生之門自少時讀先生之文而知嚮慕者已五六年於茲矣先生所以教松年者甚殷而期望之者甚遠以人事之遷移往來南北相見旋別去及先生自江南復官京師因得常依几席追憶受知之始已二十有四年而嶺南門人之在都中者唯松年一人講筵緒論追理疇曩忽忽如前日事會同舉生郭某自貴州入都值先生介壽之期相與謀所爲奉觴上壽者屬松年爲屏風題詞松年抄所省識然從遊日久謹据平日所知者言之先

生爲太傅文正公從子少端嶷文正公深器之與今協揆冢宰同學家庭閒以問學行詣相砥礪洎讀書中秘舍香粉署胥勤司厥職視學陝甘振飭以儒雅得人尤盛生平恥自表襮遇事不隨人俯仰亦未嘗或爲薦援獨以樸誠結

聖主之知視學期滿試以民事分巡寧太按察西安擢江寧布政使所至有功德於民去後見思歷久如一日竊嘗謂大儒之學必本於誠誠既立而東躬泄官敷政之道悉以貫之蘇子瞻有言馭之以術則民疑設之以詐則民欺籠之以智則民匿其意是則不本於誠者可

暫於一時而必不能持之於久事變之多端也遭際之不可預期也惟誠者有其常而事莫不順其常先生承家學以誠德孚於人人不事機械而物無不格事亦無不舉投以盤錯應手裕如儕輩之機警者交推爲不可及前史載宰相世系表若中眷裴氏河東柳氏其首舉之人必繫天下之重望而子姓分列或祇以爵位遞及爲克繼家聲先生於諸父昆弟閒不僅以名位相頡頏而以真誠之學爲世德爲家猷用光顯於世斯其輝映前修者哉郭某嘗言異時隨侍先生於西安又從至蕪湖先生言行有常矩燕居無所矯飾與人和易粹然相

加則毅然不可犯事至雜糅而握之者有定然則天懷
澄定者又立誠之本歟抑誠之既立固自有其定識歟
方今先生視聽康強德偕年懋從容九列用以黼黻
鴻猷裕慶燕貽諸子善承庭訓厥孫新舉京闈蒸蒸向
學蔚然競爽是則源之深者澤遠本之固者蔭長何莫
非孚誠之效歟松年等幸得與樂筵之列願因致語修
詞以進叩立誠之悃先生其見許乎

馮孟亭先生壽序

代

辛卯冬余視學浙江始謁孟亭先生於鴛湖里第先生
冢嗣應樞余同年友也得以通家子弟之禮摳衣請益
先生視以詞館後進所以啟翊之者甚殷竊窺先生容
色和粹與人言終日款款依於仁慈獨嚴於義利之辨
然自壯歲登

朝以史筆高三館擢置臺垣中間典試江南兩與分校
俱得人歸里後卽不復出或以惜先生之未竟厥施也
浙人之習於先生者爲余言馮氏故桐鄉著姓先生逮
事大父侍郎公封公筮仕秦中羣從多取科名登仕籍

人以爲席豐而履厚矣。願先生少時艱苦倍有甚於常人者。侍郎公清操亮節。敷歷中外。告歸囊無餘儲。封公以撫字。災黎驟得心疾。先生依母孔太恭人。以長以育。當是時。馮氏內外所爲。事衰親。撫弱子。楛柱門祚者。紫太恭人是。賴先生感念母慈。自知讀書。紡燈夜課。益自奮勵。其事侍郎公也。備甘脆。善測意。指公怡而安焉。至於調劑於門內。坎軻務接以誠信。困心衡慮而未嘗有幾微藏宿之意。久而順愜。侍郎公每言。耄年頤養。賴此孝孫。遠近聞者。稱之無異。辭太恭人教先生以嚴。就養京師。約飭言行。如初。就內塾。先生自奉諱。南歸。積思成。

瘁遂不作仕宦想其用心之專壹如此余常謂士大夫有牖民導俗之責無論在朝在野其有益於世者方稱其官無益於人者均爲瘠厥職先生順德孚於人人薰其德者相率而勉爲孝睦迭主崇文叢山東湖書院講席興文課行蒸陶向化是則先生雖未竟厥施乎而教行黨塾迪引善良用以敷揚

聖世湧仁洽義之闕休其爲益孔溥非徒一家之政式穀燕詒能羽儀於當世也余前後四至浙中矣所接所處仕宦之變遷何可勝道而先生年彌增德彌懋持之者有恒行之者可久惟誨人之志老而不倦撰著日新

傳世而行遠又不僅余之親得其教益也然余與先生
契合殊非偶然仲子省槐爲學官舊與余相得季子集
梧爲余選拔士今官編修暨冢君侍御時與余相見迴
憶講院周旋里門酬對必勗以道義引古昔之嘉言嫩
行相期許是先生遇余特厚茲遇八旬介壽之辰因得
理疇昔之緒言寄奉觴之祝侑先生更有以匡余以不
逮乎

夏君錦堂壽序

嘗讀姚江文獻知西鄉夏氏世有惇德云僉事公楊文
譽於中朝副使公著清聲於嶺表見於張嵎啖王臨海
諸家之贈言者俱稱其樹德務滋垂裕奕禩而處士園
亭輝映於洄湖上塘之閒水木明瑟翛然自遠讀謝文
正馮雪湖湖山唱和詩而知其閒必有淳古君子也吾
鄉舊族自明以來衣冠濟美克繩其前修者約得數十
家而夏氏實爲西鄉著姓若錦堂翁其惇德之懋尤遠
近無間言翁承先世孝友之傳不自表襮孜孜焉務爲
雍睦之行春秋薦食儻然肅然相視宅兆協其吉而計

其永安必於誠退與羣從相處驩焉燕洽而少長胥合於禮度惠周三黨達於閭里事過輒忘未嘗舉以告人與人交有終始語必覈實聞者泯其詐虞中歲鰥居不復再娶自謂有得於澹泊寧靜之旨昔淮南王書有云淡泊可以明志寧靜可以致遠諸葛武鄉侯嘗舉以告人若翁者庶幾其允蹈之歟余出遊南北所見人情物態之變遷大率中無所主故久而不能自持夫定分不可俸求而寡欲每覺其易足舍其當務而終日營營於不可必得之數者奚爲乎知其不可必得而強求之其所求者庸有濟乎就使有濟而較諸寡欲易足者孰爲

卑且勞孰爲尊且樂乎余嘗謂翁之淡泊寧靜舉爲表率可使浮競之徒醒然自化況翁居處有桑麻之饒遊釣有山水之趣未嘗不有以自得也今夫仲長統樂志之說沈存中漢陰高隱之談自適於山林寄懷於魚鳥非不足養其天年而論古者必求其性情所屬豈不以悖德爲貴哉翁善行日孳有丈夫子二教以端良謙慎識趣閑遠儲爲偉器諸孫蘭茁其芽早騰文譽遊其院庭藹然見詩書之氣是則翁雖注籍吏部不謁選人而家政之懋修若此洵所謂明志致遠者矣余與翁爲至戚嘗從翁遊聆其言論款款有真味使人久而繹思今

年爲翁上壽之辰余以道遠未及預壽知同里諸君必有歌曼壽之章進純洽之歌者余以爲翁之稱壽今特其始基也方今

壽宇覃熙

聖天子膺八徵之瑞晉萬福之觴四方大吏以百齡人瑞入告者二百有餘家五世一堂者百有餘家

天章賁錫棹楔巍峩備太平之盛事焜耀史冊卓越前聞如翁之悖德致福方來仰邀

天貺承璀璨之

鸞書昭便蕃之

溫綽行且彰爲盛事以勒諸鴻編余固可執簡而待也